

摄像头下的“楚门世界”乖娃娃

“我像个在拍小电影的呆子，还感觉自己像个宠物”——这是王树知道父母用摄像头“监控”他之后的第一感受。

王树清楚记得，7月初在家里第一次看到摄像头那一刻：他恰好在书架上翻找资料，不小心碰落的本子散落一地，像是对他的嘲讽。

“有必要么？”在此之前，王树只在补习班的老师家里见到过类似的“设备”——那是为宠物猫准备的。

“补习班的老师家里养了7只猫，他为它们准备了三个摄像头，放在客厅的高处、架在房间里和厨房边。有一次上课休息的时候，他还给我演示了一下，用手机看看这些猫的生活状态，镜头里的宠物姿态各异，那时候我还觉得挺好玩儿的。但当自己变成了摄像头里的主角时，真的像是个在拍小电影的呆子，还感觉像个宠物。”

站在书架隔板中隐藏的摄像头前，他露出苦涩的微笑，一动不动。因为墙上的白炽灯，王树的眼镜镜片泛着白光。

李琳下班前，收到了丈夫发来的消息——是家里的一段视频截图。11岁的儿子聪聪坐在书桌前，左手拿着一支铅笔，在习题册上描着什么，右手手肘架在边上，眼睛不断瞥向右下角，李琳放大了视频影像细节，才看清儿子用手肘压住了一本《犬小五》。

想要发火的冲动瞬间袭来，她强忍着喘了几口粗气，回了丈夫一句，“回家再说”。

摄像头是暑假前“闯入”这个家庭的，夫妻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孩子独自在家时的安全，当然也是为了确保孩子在家里能按时完成作业。李琳和丈夫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早年两人花费很多心血安家上海之后，便将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从幼儿园开始，各类培训就从未缺席，一年级的孩子就能默写诸如“Exquisite”这样的单词。

今年6月底，李琳陆续被几个培训机构告知——原本定好的暑期课程取消，仅存的乒乓球、钢琴和声乐因为都是“私教”，暂时没收到什么消息。

摄像头是李琳提出购买的——“这是在家长群里学来的办法，我们这些妈妈们都在群里说，既然培训班不开了，那孩子暑假的时间怎么安排？家长要工作，不可能天天陪着孩子，本地人还好说，但我们夫妻俩的父母都在外地，现在这个疫情节点也不敢让老人跑过来，孩子又不能送到老人身边。他一个人在家，有个监控看着也能放心点儿。”

于是第一个黑色白相间的小圆点就这么被粘在了聪聪的屋内，侧对着书桌。

聪聪最初一看就知道这个“设备”是什么——“监视用的吧”，当11岁的孩子懵懵懂懂说出监视这个词的时候，李琳是有些吃惊的。兵来将挡，各有对策。孩子的心态显然没有李琳想的如此简单，聪聪会侧过身体，故意背对着摄像头，还会掐准父母上班的时间，跑到客厅里、卧室里去干自己心仪的事情。

很快，第二个摄像头闯入了客厅，一个可旋转的立式摄像头。一开始放在电视机前，电视机开机后摄像头的信号偶尔会被干扰，聪聪敏锐觉察到了这一“技术特性”。

“我试过把书盖在摄像头头上、拿掉内存卡、拔网线，各种方法都试过。我并没有做什么，就是讨厌这样的感觉，我妈有时候可

能看到我在看电视，还会打电话来让我关掉电视机去房间里做作业。我的电话是个手表，会自动接听的那种。”面对父母，聪聪时常会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像是找回了一种生疏了许久的技艺。

李琳是知道这些问题的，“孩子也没做什么”，大部分时间只要孩子不过分她也不会制止，“我们也没办法，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孩子学习一落后什么事情都会耽误。”

但是那天李琳的丈夫没忍住，到家后没顾上吃饭就带着怒气问道，“你下午好好做作业了没？你自己好好看看，都在上面了，把那本书给我丢掉。”

看着父亲和被丢在地上的《犬小五》，11岁的聪聪慢慢地捡起来，没掉眼泪——“感觉自己像在监狱里一样”，可是聪聪也没有其他反驳的方式。

李琳一面要求丈夫不要监管太多，一面又要跟儿子解释，“妈妈主要是安全考虑，其他小朋友家里也有装，不会干涉你做其他事。”李琳在这次“事件”之后的几个周末，都在摄像头底下跟儿子吃零食、聊天，她相信聪聪的戒备心会渐渐放下来。

互联网和新技术发展之后，用作安防的监控给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也引发新的问题，打破了人们原本习惯了的秩序。

15岁的李明涛刚结束中考，考进了上海本地的市重点，心里也算是松了口气。不过，几天前发现家里的摄像头一直在开着之后，李明涛决定和父亲心平气和地好好聊一聊。他准备了很多素材，从隐私、技术、人格、甚至是信息安全，洋洋洒洒讲了半个小时，不过一切像是对牛弹琴，父亲没有吭声，没有反驳和接受。

摄像头原本是为了奶奶才安装的。去年年中老人家生病，为了方便照顾接到了家里，李明涛的父母平时工作忙，怕有什么紧急情况就在家里装了一个摄像头，带通话功能和报警的。

“那时候我没感觉有什么别扭，而且奶奶回老家之后爸妈答应我会关掉的，毕竟没什么用了。结果他们只是把摄像头换了个地方，放到了我的房间里，关键是我成绩也不差，又不用他们操心，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化学，会在家里做一些实验，也不会怎么样，他们何必呢？”李明涛说起这些的时候一脸无奈。

其实这类变相的“监控”并不是新近的产物，早在疫情前就已各种方式走进了孩子们的生活。近些年家用摄像头的技术与品类繁多，上百个品牌的售价集中于100至500元人民币——对话、360度转动、夜视、AI识别人形等功能更不断迭代。

与此同时，功能与销量数字的大幅增长，有关家用摄像头的新闻也丰富了起来：熊孩子对着摄像头竖中指、初中生砸掉家中摄像头、母亲与女儿因摄像头发生争执、班主任要求家里装摄像头监控孩子上网课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些变化中，更多的是孩子们创造出的对抗与躲避办法。

陈子扬虽然只有14岁，但对于网络技术的了解使得他在和摄像头的斗智斗勇中占据上风。

“好好说肯定是说不过父母的，但也不能坐以待毙。家里的两个摄像头都是走WiFi的，我就在TP-Link上做手脚，我先试着改密码，但是家里设备就连不上了。后来



就把摄像头加进了TP后台的黑名单，他们以为坏了，最后我用了限速功能，20Kb/S，一通操作后云端的在线监控就不行了，要不卡顿，要不就是信号收不到”。

除了技术手段，陈子扬还有自己的表演心得。他掌握了父母的回家时间、午休时间、还有摄像头的辐射范围。

字典里挖洞是陈子扬从26岁的表哥那里学来，有时候他会用这招。右手拿着笔，身体前面放着本厚厚的英文字典，字典里是一只横屏放着视频的手机，音量切到刚好不会被收进监控里。然后，他的笔在习题册上停留，偶尔抓耳挠腮的转过头对着摄像头“表演”他正被一道题难住。

这样的“小聪明”直到现在还没被父母发现，陈子扬想着，暑假过了之后应该就好了，“我开学了总没必要这样干吧，实在不行，那我就在他们房间里也装一个，以牙还牙。”

相比陈子扬的“机灵”，12岁的思羽就没这么“幸运”了，她最开始是不知情的，家里养猫，她一直觉得摄像头只是为猫准备的。直到全家出游的五一假期，她发现妈妈的手包里存着自己房间内的录像，这才明白自己被“一窝端”了。

生气、争吵，小女孩的“脾气”在父母的权威面前显得毫无底气。回来后，思羽跟舅舅说，“妈妈这样我不喜欢，我不想回家了，那里没有给我的自由的地方。”

思羽的舅舅心疼孩子，也跟她父母聊过，但思羽并没有发现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她能做的就是想玩的时候，拿一张白纸挡在摄像头前，把iPad塞进衣服里，然后哧溜一声跑进厕所，休息半小时。

这时候，摄像头里能看到一个白影晃过去和掉落的A4纸。

王树的摄像头嵌在房间的书架上，方向对着王树的电脑桌，藏的很好。王树发现后，对着镜头看了一会儿，拉掉了摄像头的连接线，存储卡被封死了，他转而把机器丢在地下，踩了几脚后扔进了马桶。

父亲先后发现摄像头消失和马桶被堵住后，直接暴怒的质问王树。但王树情绪激烈，还说要离家出走，边上的母亲也认为安摄像头有些过分，一边打着圆场一边抹稀泥，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当晚，王树的父亲在家长群里坦言，“可怜天下父母心，怎么孩子就不理解呢？”有相熟的家长劝他，然后推荐了一个新产品——“公仔摄像头”，长的可爱些，放在家里不太容易被孩子发现。

成功的案例也是有的，初中生潇潇家里

装摄像头没多久之后就对妈妈表示：“你们开摄像我是知道的。每次打开监控时，设备会有灯光闪烁。”潇潇很快学会了与摄像头和谐相处，学习累了之后就去客厅沙发上看会儿电视。

“看就看吧，我也没做什么不该做的。”潇潇说道。

消失的教培用监控代替？

随着今年教育培训行业的严厉整顿，鸡娃、牛娃们尽管暂时偃旗息鼓，但却又生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保证孩子在家里的学习效率？

可摄像头下的监控真的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么？答案显而易见。

2017年就有直播平台提供部分学校学生上课的实时画面，上至高中，下到小学，甚至是幼儿园都在监控范围之内，甚至注明了具体的学校班级。直播间的聊天室，就是家长和学校老师对学生表现的共同考察区。

2019年因为AI技术的蓬勃发展，家长监控孩子的手段也越来越科技化。人脸识别被搬到了课堂上，依靠人脸识别技术：上课时学生回答了多少个问题、是否犯困、想心事儿等等都会被摄像头记录发送给家长。换言之，不管孩子在干什么都逃不过监控。

社交媒体“知乎”上有一个公开的问题——父母对你伤害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帖子里很多网友写了自己的经历：“母亲把小猪存钱罐的黑色眼珠抠了下来，换上摄像头。”

这些都是父母向子女隐私边界的试探。但同时，看到在镜头里的孩子，似乎又变成了父母的附属品。

《光明日报》在曾发文“无孔不入的爱也是伤害”，文中提及：现在装摄像头监控孩子的父母，可能也有过被翻看日记、窥探隐私的童年经历，但成为父母后却仍用“为你好”的旗号，监视起了孩子。

李琳和同事聊过这个问题，但也没想到更好的办法——“我也希望他开心长大，每个年级学到每个年级该学的知识。小学生嘛，该玩玩儿，成绩过的去就好。可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成绩不往前，就意味只会后退。你指望孩子自己主动学习也不可能，只有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监督他了。”

一个小小摄像头，可能切断亲子信任的纽带，也可以传递爱与牵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些推动人类进步的新技术新产品，可以更合理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那是我们共同期待的时刻。

苹果承认了儿童安全功能的问题，但并不计划更改

此前苹果公司宣布了儿童安全功能计划，计划刚公布，市场就一片哗然。因为潜在的安全漏洞很容易把用户的隐私也泄露出去。苹果公司软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Craig Federighi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承认，苹果近期宣布的这两项新功能时处理得不好，这两项功能涉及检测儿童信息中的明确内容和存储在 iCloud 照片库中的 CSAM 内容，并承认围绕这些工具存在广泛的混淆。

也就是说，苹果意识到存在着一些认知的混淆，但或许不仅仅如此。苹果推出的通信安全功能意味着，如果儿童通过 iMessage 发送或接收露骨的图像，他们在查看之前会得到警告，图像会被模糊，并且会有一个选项让他们的父母得到提醒。

这是保护儿童，也会第一时间告知其父母。也就是说，苹果要一直检测到用户的 iMessage 才可以。此外，CSAM 扫描则试图在上传到 iCloud 之前，将用户的照片与已知

CSAM 的散列图像进行匹配。检测到 CSAM 的账户将接受苹果公司的人工审查，并可能被报告给美国国家失踪和被剥削儿童中心 (NCMEC)。也就是也要时刻检测这些数据的传输。

这个功能公布之后，受到了包括用户、安全研究人员、电子前沿基金会 (EFF) 和爱德华斯诺登的大量批评，甚至还有苹果员工也批评了该功能。

对此，苹果高管的解释是，用户需要在其照片库中满足约 30 个 CSAM 内容的匹配，苹果才会被提醒，届时它将确认这些图像是否是 CSAM 的真实实例。

不过，专家们显然是不认可的。专家们一再警告，问题不仅仅是隐私，还有缺乏责任感，扩展的技术障碍，以及对潜在的错误和误报缺乏分析等。哈佛大学法学院网络法律诊所 (Cyberlaw Clinic) 的律师肯德拉·阿尔伯特 (Kendra Albert) 警告说，这些“儿童保

护”功能会让同性恋孩子被赶出家门，遭到殴打，甚至发生更糟的情况。

此外，我们也关注到，Epic CEO Sweeney 在 Twitter 上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表示，“我努力从苹果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但不可避免的是，这是苹果基于有罪推定而安装的政府系统软件。虽然代码是苹果写的，但其功能是扫描个人数据并报告给政府。这跟公共论坛或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审核系统完全不同。运营商选择公开托管数据之前，他们可以扫描它以寻找任何他们不想托管的数据。但这是人们的私人数据。”

其还表示，“苹果现在很可能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都将成为国家监控的一个分支”。宣扬民主自由的政府，当软件商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数字资料进行研判时，对于用户个人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的环节自然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专家建议苹果公司，立即停止部署对其

拟议中的内容监控技术；并督促苹果公司重申他们对端到端加密和用户隐私的承诺；而且表示，苹果目前的做法可能会破坏技术专家、学者和政策倡导者数十年来的努力，即强有力的隐私保护措施是大多数消费电子设备和使用案例的常态。

更糟糕的是，苹果表示通过向第三方扩展儿童安全功能，以便用户得到更广泛的保护。Apple 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示例，但一种可能性是通信安全功能可用于 Snapchat、Instagram 或 WhatsApp 等应用程序，以便模糊儿童收到的色情照片。另一种可能是，苹果已知的 CSAM 检测系统可以扩展到第三方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将照片上传到 iCloud 照片以外的其他地方。虽然，苹果表示需要确保任何潜在的扩展不会破坏隐私属性或功能的有效性。但这种防控难度显然是非常大的，不可控的风险会陡增，这显然是苹果难以掌控的。